

溥心畬南遊瑣憶

周劍心

為紀念心畬先生逝世十週年作

一代宗師溥心畬（儒）先生病逝於五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即癸卯十月十五日。依農曆推算，今年十月二十八日為先生逝世十週年，國立歷史博物館將展出先生遺作，自先生歸道山，各報章雜誌，發表傳記逸事者不少，獨於先生南遊，鮮有報導，筆者為首先接待先生南來之執役者，茲就回憶，略述梗概。

抗戰勝利後，張長蒼兄在北方與文化界人士

頗多接觸。並組「故都文物保管研究會」以資聯絡，他忽然建議張真夫司令邀請數位名家南遊，並由張司令予以接待。此事立刻獲得真夫先生同意，並指定以同鄉身份邀約已屆八六高齡的白石老人，另外人選請長蒼兄酌定。同時把接待的事，交我全權辦理。長蒼兄當初擬議的名單，還有黃賓虹數輩，因黃年老多病未成行。最後決定邀請齊白石、溥心畬、曹克家三位。齊是長者，時年已八十有六，溥則是遜清皇族，「讀書破萬卷」的大書畫家，都是藝壇頂尖兒人物。曹攻畫貓，年事最輕，大約四十左右，在北方小有名氣，躋入溥齊之林，乃陪襯性質而已。

真夫先生對南來貴賓，決予優渥禮遇，要我隆重接待。我想若住旅館，南京有「首都飯店」、「中央飯店」、「安樂酒店」，雖嫌陳舊，算得第一流的觀光旅館，但人客雜沓，有欠安靜高雅，決定讓出位在石鼓路的無線電台供作行館。該處雖係平房，尚有草木亭園之勝。且是獨立門戶，環境清幽單純，鬧中取靜，交通又復方便。連夜

將電台遷出，佈置了四間臥房，和一間會客室。

溥齊等係由長蒼兄陪同搭津浦路快車南下，於三十五年深秋某日下午抵達下關車站，我隨同真夫先生及衛持平少將到車站迎接，一看貴賓陣容，不免大吃一驚。原來齊溥二位都帶有女眷和小孩，頗出意外，白石老人隨帶的是一位「護士」夏女士，和一位十歲左右的男童，和心畬先生隨行的有其如夫人李墨雲女士，和一位十歲左右的男童。（均見附圖照片）這兩個男孩究竟是溥齊二位的子姪輩？還是孫輩？我們沒有仔細請教，其本人也沒有向大家說明白，我們也就難得糊塗，不求甚解，任其身份不明。對於白石老人的「護士」我們呼曰夏女士；而對李墨雲女士則稱呼溥太太。在京滬兩地舉行的溥齊聯合書畫展，轟動九城，為勝利以來藝壇盛事。有關籌辦書畫展覽的事，事極繁瑣，還要涉及金錢經手。我一向拙於會計，就由長蒼兄備勞，權充二位的「經紀人」。其時張道藩先生將陰陽營的「文化會堂」免費供作展覽場所。並由蔣碧薇女士張羅了一些青年藝人作助手，佈置場地，接待貴賓，展覽

會開得很圓滿，賣出的字畫也不少。

其時國民大會制憲會議正待舉行，真夫先生為之面報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，二位旋獲召見，心畬先生並奉遴選為滿族國大代表，同時負責推荐其他滿族代表，一時欲求代表名位者戶限為穿，因即遷居到成賢街的國民大會代表招待所。

在上海舉行聯合書畫展時，白石老人和心畬先生同作淞滬之遊，為使畫展開得順利，並循俗拜客，據聞賣出畫品不少。到了初冬，白石老人亟思北歸，便由上海逕飛北平，心畬先生也同時北返。但是不久，他又再度南遊，這次並帶了即將出閣的長女韜華同行，真夫先生雖為之在中央飯店關室居留，但却是「食宿自理」性質，並未負責招待。

到了隆冬，心畬先生亟思北歸嫁女，韜華小姐佳期日迫，但仍遲遲未行，心畬先生在旅館畫了許多要嫁女的漫畫，算是自嘲。住在中央飯店那個時期，恐怕是南來最困頓的日子，由墨雲女士在房內自炊，韜華與墨雲年齡相仿，二人相處如姐妹，心畬先生對我說：「茶房對我很好，知

我將斷炊，今天特地做了麵食送來，我也送了他一張畫。」他又舉起手中的筆桿很風趣地說：「其實我到任何地方去不必帶錢，只要帶着一枝筆就行了！」



民國三十五年溥心畬、齊白石兩位大師偕親友攝於南京，前排左起：夏女士、齊白石、溥心畬、李墨雲，後排左起：張立齋、本文作者、衛持平、曹克家、熊斌、吳錫烈。

心畬先生胃納極佳，消化力特強，顯與常人不同，尤愛食螃蟹，有一次他一下子吃了八隻大螃蟹，而意猶未盡，若不是墨雲女士從旁制止，恐怕要破十隻大關。他到台灣後很少喝酒，但在南京時却能豪飲，有一次我陪他參加宴會，適有貴州茅台佳釀，他竟喝得酩酊大醉，尚是我扶他回中央飯店，韜華與墨雲均謂從未看他醉得這樣厲害。直到年緊歲逼，心畬先生才北歸嫁女，這是民國卅五年丙戌的事。心畬先生爲了出席國民大會行憲會議，到了次年卅六年丁亥春作第三度金陵之遊，會後並暢遊西湖。在西子湖邊一住下又不想動了。幸賴章宗堯君之助，於滬杭失守後，獲趁漁舟到舟山，而於卅八年冬抵達台北。此時與心畬先生幾乎隔絕，直到他住進凱歌歸招待所，才得相見。後來由於國大秘書長洪蘭友先生的協助，撥了臨沂街六十九巷七弄八號的日式房屋居住，才算正式安定下來。

四十四年春，先生以碩學鴻儒，應南韓漢城大學禮聘講學，並接受漢學博士學位。此行得萬大鉉兄隨伴，故墨雲女士未同行。先生小住箕子國，追尋唐代遺跡。憑弔昌德宮、呂慶宮，及觀故伎歌春宮曲，輒興故宮禾黍，歌舞成塵之思。所作「昌德宮」一詩，讀之尤令人低徊慨嘆不置！同年又作東瀛之遊，行前張少武（厲生）秘書長餞宴於自由之家，我亦叨陪末座，那時日本剛走上復興之路，先生很愛其生活方式。一凡一榻，饒有古意，同時食戀景物之美，竟個留連忘返，不免引起詭譎，乃由萬大鉉兄自奮奮勇，伴同墨雲女士前往摧駕。其後又兩遊香港，並訪問

泰國。均舉行畫展，每行輒蒐購佳毫以歸，常常開箱檢點，滿箱盈篋，自得其樂。與緞來時，有時並出以贈友好，我曾獲贈數枝「烏龍水」。

先生在台設帳授徒，兼容並包，「有教無類」。他曾對我說：「我有六十歲的老學生，跟我學做詩，也有十歲左右的小學生跟我學讀三字經……」並加解釋說：「古來兒童束髮受書，都是由經師發蒙。」然後又微帶感歎半開玩笑的說：「可惜都是女的……」先生女弟子中如安和、姚兆明輩，都是卓然有成的書畫家。

先生雖以書畫名世，但最厭惡人家稱他爲畫家。他很坦率說，他之賣畫乃爲生計所迫，他是經師，而非單純的畫師，所以他對年輕學畫的朋友總勉勵他們折節讀書。他自己已是四十以後，畫讀好了才學畫的。他常說：你縱然能畫了，但不會題跋，不能詩書畫兼備，總是莫大的缺憾。

這時先生教讀之處設在信義路二段三號一角小樓，女生七八人圍坐四周，先生展書講解左傳，與緞盎然，反之，他對師大的課，經常缺席，或者遲到。有時遲到看不見學生，便對劉真校長發脾氣：「只有學生等老師的，那有老師等候學生的道理！」天真可掬，此先生之爲舊王孫歟？先生易簪，我的日記曾有記云：「五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晨二時接大鉉兄電話，謂溥先生病重，要找救護車送醫院，苦無辦法，乃電請毓中兄幫忙，據謂只有衛生局才有。四時接宗堯兄電話，謂溥先生已於三時五十分逝世。早餐時告知世裕兄及建人松友松仁諸兄，上午作輓溥先生聯以抒哀思，並表敬意，送請握宗兄斧正。聯曰：

「其詩絕，其書絕，其畫亦絕；
是經師，是人師，是大宗師。」